

历史有戏

刘诚龙 著

历史的戏剧性就在于，
那些人们自以为早已过去的问题，
总是一遍遍地不期而至，卷土重来。



华龄出版社



LISHIYOUXI

历史 有 戏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笑竹 张 潜

责任印制：李未圻

封面设计：天佑书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有戏 / 刘诚龙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169-0396-4

I. ①历…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7261号

书 名：历史有戏

作 者：刘诚龙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6.25

字 数：250千字

定 价：29.80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目录

C O N T E N T S



一、官场·官事

保得上司在牢外	2
皇帝鬼子进村啦	5
案到头前打止数	7
郭药师接待调查组	10
和为诡	14
官炒官家股	17
严嵩苦吃闭门羹	20
一句话的事	23
龚照珩狱中之幸福生活	25
这个“持两端者”	28
康熙反腐	30
皇家讲师团	32
蔡京定忠奸	34
书生办案 法不胜情	37
虎兕放出柙	40
按身分配	43
严世蕃也是冤死鬼	47



守法的皇帝	50
朱元璋搞文化革命	52
宋太祖为何低调反腐?	56
张公公情杀刘公公	58
张之洞向李鸿章取财	62
宋祁瞎指挥	65
乾隆的批评之术	67
官处留心待官问	71

二、旧闻·新史

史鱼之谏多成“死鱼之谏”	76
严禁“醉政”	78
浪费兴国论	80
谢御史那回打对了人	84
能力与权力	86
爱爱登记制	88
别跟在意见领袖后面瞎嚷嚷	90
校长握过你的手吗	92
谁又在准备造神	95
地主该是啥模样	97
芙蓉姐姐与辜鸿铭哥哥	100
孔明先生的精神及其民间继承人	102
0.2 克砒霜毒杀雄辩	105
《中央日报》的两则新闻	107
是谁亵渎了祖先	110
执罚是执法的恶之花	112
打伞真个关大事	115
皇宫里的节约运动	117

一副碗碟与一副鹅肝	119
学习西门的好榜样?	121

三、文坛·文人

《长生殿》翻为“短生殿”	126
保皇派的保底人性	129
才女嫁“枪托”	132
康熙帝发火焚死建文帝	135
科举欠达人	137
老乡 jian 老乡	140
立场与立论	143
士子梦剑斩士子	145
“晚将末契托年少”	148
王闳运著《湘军志》	151
无限批评无限对?	154
游击文士毛奇龄	156
孝心感动币来	159
抄袭文章是见不得人之事	162
非禽非兽真禽兽	165
浆糊人常做浆糊事	168
文人救美美人	171
文廷式并非文官廷式	174
艺卖帝王家	177
秀才人情一棺盖	180
盲人作家张大复	183
李攀龙或是李攀虫	186
钱不是问题	189
透明的郁达夫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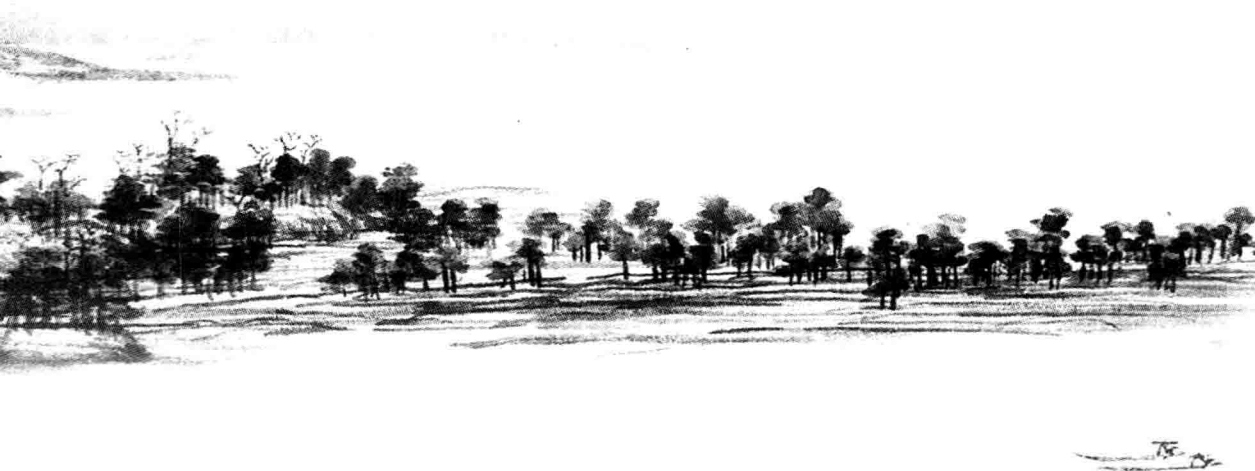
傅大炮别号傅老虎	193
----------------	-----

四、杂记·杂俎

马屁考略	198
美女干部	199
祢衡的裸体秀	201
一则营销案例	203
“妓 官”	205
述廉试按《圣经》述	207
政治秀	209
跟三人学酷	211
风月迷抑或圣贤毒?	213
明清时期的户口革命	215
富二代	219
兵遇到秀才	221
你怕不怕领导?	223
死法不如生法多	226
姓名即命运	228
爱哭才会赢	231
雷人提案自古多	233
人物说	236
太监起义	238
割耳交与统计局	240
奸夫审淫妇	242
新娘泪	245
相亲生猛	247
主要参考书目	250

【一】

官场
官事





保得上司在牢外

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按农历计年,叫庚戌年,这一年发生一件事情,其实也不算大事,不过是关外的俺答,率兵跑到北京城郊抢了几只鸡,掠了几只鸭,多大的事?按数字来统计呢,明朝也是取得胜利了的,带兵迎战的仇鸾,虽没斩杀一个俺答兵,却也是割了七八十个老百姓首级,向朝廷报了捷。嘉靖并不知道这些脑袋是敌人的还是百姓的,他只知道大明的鸡啊鸭啊,被抢去不少,在嘉靖皇帝看来,这可了不得,堂堂大明受了蛮夷欺负,那是奇耻大辱,嘉靖把这事看得天大,称为“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的直接责任人,不是仇鸾,而是丁汝夔。当时丁氏任兵部尚书,还兼督团营,大致相当于国防部长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平心而论,丁司令算是尽职的,他在养兵没用兵的和平时期,也曾上过千言书万言策,一二三四,ABCD,“条上边务十事”,只是嘉靖皇帝乐当太平天子,不但盛世会享太平,而且火山没爆发之前,他能在火山上神定气闲泡温泉,“当是时,俺答岁寇边,羽书叠至。天子方斋居西内,厌兵事。”在金銮殿里,旁边有美女搓背,有方士炼仙丹,夫复何求?只是火确实烧到屁股边来了,俺答过了大漠,到了通州,眼看兵临北京城下,嘉靖帝这才急了,签发战书令。

皇帝不急,急死太监,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急死皇帝,太监不急了。嘉靖帝不急之时,丁司令急得不得了;嘉靖帝急了呢,丁汝夔不急了,若是皇帝因急而死了,臣子还急个什么劲?

当然这次丁汝夔不急,不是这种情况,而是他得了严嵩的指教。明朝朱元璋之后,略如山寨版英国民主社会,平时皇帝不管事,几乎是权力归了“首相府”,嘉靖帝把权力委托给了严嵩,“天子方斋居西内,厌兵事”,皇上什么都不操心,大学士严嵩也就“窃权”了。俺答来搞侵略,是战还是不战,怎么战,这般大事,作为司令的丁汝夔既没了主意,实际上也做不了主,他就来请示严嵩。严嵩对侵略者的基本判断是准确的,他说俺答犯边,立意不在篡皇夺权,并不打算把嘉靖

帝拉下马，他来坐龙庭，按严嵩的说法是：“寇饱自刎去耳。”俺答来打劫猪啊羊啊，抢一把就走。事实也确如严嵩所言，俺答就是那么一点出息。

严嵩叫丁汝夔不要开战。但皇上急了，嘉靖帝说务必歼灭来犯之敌。严嵩弄政治是好角色，摆在千古臣子里，都算是高手。他出了一计，这一计策妙则妙矣，却不很出奇，从古到今，干部们没有不使用的，几是屡试不爽，其主意基本精神是糊弄嘉靖帝：“塞上败或可掩也，失利輦下，帝无不知，谁执其咎？”在边界打仗，败了可以掩饰，可以假报大捷，在皇帝眼皮底下开战，打败了，怎么瞒？如何骗？瞒不了，骗不了嘛。不如坚壁清野，守在城墙里不出兵，只是叫战士们一边声嘶力竭高声喔喔喔，一边噼噼啪啪大放鞭炮，啥都搞定，一切 OK。

严嵩定的这一教战守策，有点失算了，导致了“庚戌之变”。“寇纵横内地八日，诸军不敢发一矢。寇本无意攻城，且所掠过望，乃整辎重，从容趋白羊口而去。”俺答抢了一把，走了，丁汝夔趁机，还打发仇鸾带兵几十万去将剩勇追穷寇，穷寇一个首级没取着，反被俺答设了埋伏，打得撒丫子往回跑，仇鸾跑了，俺答并不追击，满载物资凯旋而归。这边仇鸾无法向朝廷报喜，就一路杀了七八十个百姓，提着百姓脑壳做材料上报来求功赏。也许是保密功夫做得不好吧，部队杀百姓头充抵敌人首级，嘉靖帝未必知道，他晓得的是俺答抢劫已经得手。嘉靖帝一般不急，急起来自然不一般。他发脾气了，立意要问责，“既退，汝夔、兰及户、工尚书李士翱、胡松，侍郎骆颀、孙禴皆引罪。命革士翱职，停松俸，俱戴罪办事，侍郎各停俸五月，而下汝夔狱。帝欲大行诛以惩后。”

上面要问责，不割个人头，如何塞住全国人民嘴巴？“帝欲大行诛以惩后”了，丁汝夔作为直接责任人，当然脱不了干系，杀头不冤，但第一责任人是谁呢？按理是嘉靖帝，但按“从来都没有错误的国王”的千古律例，这第一责任人落不到皇帝头上去，应该归严嵩埋单，追究这场战事的决策，确实也出自严嵩。丁汝夔听说嘉靖帝要开杀戒了，趁还没关大牢，赶紧去找严嵩合计合计。严嵩又给出了主意，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严嵩这话，义气豪迈，掷地有声，你说这是严嵩拍自己的胸脯说的，还是拍丁汝夔的肩膀说的？

旁人听来，这话自然是严哥讲义气，作为在官场里混了那么久的人，丁汝夔却知道其中藏鬼气。严嵩的意思，丁汝夔很明白：不能供出严首辅。这案子，算起来是一桩大窝案，若彻底挖到底，有多少人将人头落地啊。假如严嵩也牵进来



了，都入了牢房，那外面谁来斡旋？大窝案，若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就必须保住一人在外面，花钱打点要人，向衙门打招呼要人，定案时更要人给说句话，这些事，一般人都做不到，必须是重量级人物。严嵩拍丁汝夔肩膀，夸海口。丁汝夔对严嵩的义气没有怀疑是不可能的，但他考量来考量去，不留领导在牢外，那死定了；若保住领导在牢外，身家性命或可捡回来，死刑改死缓，死缓改有期，有期之后三五年，保外就医。这犯案之后解除罪责的路线图，都得外面有人给他跑。

丁汝夔这一级别的案子，按明朝律例，当是廷讯，也就是皇帝亲自抓，亲自审，但审案子是件麻烦的事，嘉靖帝把这案子交给了刑部左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寺少卿沈良才组成合议庭，嘉靖帝只要结果，不管过程。审理中，丁汝夔有所招，有所不招。他招出一些下属，以求将功折罪，比如兰及户、工尚书李士翱、胡松，他都给招了，都给招了罪；对严嵩，丁汝夔一句话都不招，“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因是严嵩留在牢外，给打了招呼，合议庭决定走一走三堂会审的程序，拖延时间，时过境迁，等皇帝火气降下来，一切就好说了。没想到这次领导真的不高兴，嘉靖发火了，将三个法官也“各四十，降俸五等”，各打四十大板，还降了职；嘉靖如此搞严打，法院别无他法，也就快审快结，下达了判决书：“坐汝夔守备不设，即日斩于市，梟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铁岭。”

这结果让丁汝夔大吃一惊，他大骂严嵩，严嵩你这个王八蛋，被你害惨了，家破人亡啊。行刑之际，丁汝夔大骂三声：“嵩贼误我！”这里插个话，丁汝夔这等高官被判斩罪，一般衙门做不了主，也是开过会研究的，严嵩作为朝廷二把手，自然与会，本来可以说句话的，但一方面，一把手对丁汝夔杀心已定，严嵩岂敢违拗？另一方面严嵩也觉得，留下丁汝夔也是祸害，要是丁汝夔坐牢坐得心理崩溃，支撑不住了，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那严嵩也岌岌乎殆哉。在定案会上，严嵩“及见帝怒甚，竟不敢言”，不敢言之外，也是不愿言，杀了丁汝夔，永无后患了。

本来是想留个领导在牢外，从而使死罪变活罪，活罪变没罪，没想到适得其反，加快了赴菜市口的步伐。这个例子，是不是证明只有坦白才能从宽这条出路呢？或证明保留领导在牢外，这个思路是错误的？当公法无存，那私义何曾靠得住？丁汝夔之死，一方面是严嵩这人，为人阴险，确实是奸臣；另一方面，丁汝

夔之罪，不是贪污受贿罪，犯的是军事方面的大罪，军法从事，转圜余地相对小；从技术层面来说，其死刑是斩立决，判决书下来，就拖去菜市口了，没上诉空间。若是法律健全了，一审判决后，还可上诉，还可以戴罪立功，那严嵩可不敢不讲义气，肯定动用一切力量，玩命保人了。从这意义上说，丁汝夔命苦，生不逢人，死不逢时。

皇帝鬼子进村啦

江山多娇，南方多美女，北方有佳人。明武宗贵为天子，虽然普天之下，都是他的地皮，但他却未曾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还不如基层官员，人家知府、知县，都说走遍了各乡各村，他作为最大领导，从不下基层，何以起模范带头作用？明武宗几乎年年都要想法子南巡北狩，视察大江南北，阅尽人间春色。

皇帝要来走村入户，搞好接待即是明朝第一要务，各地对这事件是如何表述的呢？在明朝还没学会发通稿，导致各地表述各不相同，归纳拢来，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天大喜讯，天圣驾临；二是没那回事，天神没下凡；三是各家各户，鸡鸭小心，鬼子进村啦。

自然，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是以第一种形式做报道的，也是按照这个主旋律做接待准备。问题是明武宗圣驾地方，自称是巡幸，除了猪啊鸭啊得贡明武宗以飨，还得妻啊女啊送给吾皇临幸，比如武宗到居庸关，就叫太监江彬给地方政府发指示，皇上要亲自搞妇女工作，“度居庸，幸宣府，彬为建镇国公府第，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彬从帝，数夜入人家索妇女，帝大乐之，忘归，称曰家里。”

武宗视察地方，本来是稳定工作压倒一切的，没想到他不来还好，来了，则是不稳定压倒一切工作。武宗车辆过处，飞沙走石，武宗车辆停处，鸡飞狗跳。武宗来处，都是袋里银子掏光，村里鸡鸭吃光，家里妻女被他搞光。一时间，有山洞的往山洞躲，没山洞的往他处逃，城里高唱空城计，村里是千村薜荔人遗矢。

政府之存在，第一前提，是得有百姓，百姓都没了，好比牧羊者没得羊了，还要牧羊人干啥？四脚羊都跑光了，地方政府那得拆庙了。永平府知府毛思义懂

得这个道理，他听说武宗要来永平巡幸，他亲自抓稳定工作，稳定工作的第一手法是抓舆论。武宗要来，大家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毛知府赶紧辟谣，撰写了一则安民告示，题目的目标是：没那回事，天神不下凡。他说，“大丧未举，车驾必不过此。必奸徒矫诈，借以感人者，百姓各安业，非有府部抚按官文书，妄称驾至者，悉捕治之。”意思是太皇太后刚死，丧事还没办，皇上此时不会上咱这儿来的，肯定是有奸人传播谣言，大家不必担心，该干嘛干嘛。看了官府这一公告，人心开始安定下来，犁者犁田去，锄者锄麦去，夫挑水的挑水，妻织棉的织棉。

毛知府确实是一番好意，对皇上，他是尽了职，皇上给他的职责是安民，他算安了民；对百姓，他也是尽了心，百姓要他干的事是保民，他起意在保民。他是想实现双赢的，结果却是双输。皇上那边，他无法交代，御道没修，星级酒店没建，山珍没采摘，海味没采购，一点接待的准备工作都没做，这不让皇上发大脾气吗？百姓那边，他也无法交代，毫无防范的老百姓米在囤里牛在栏里，妻子在怀女在床，结果天子率众驾临，老百姓的谷被撮，牛被牵。妻被夺，女被抢……百姓哪里能够安生？

毛思义如此“尽职”保民，必然是要吃大亏的。明武宗把他给抓了入监，本来是要砍下脑壳给狗吃的，好在毛知府有点钱，也好在古今都一样：人——钱——牢三者，可以兑换的，钱坐牢里去，人从牢里出，钱被收监，人就可以出监。毛思义没坐多久班房，出来了，得旨降三级，充派到云南瘴疠地去了。

人心爱怀旧，我心喜怀古。这都能理解，民之生多艰，谁不怀念尧舜之世？我也喜欢到古代去寻找古道人心。比如明武宗南巡北狩，如果将此事写成皇上送福下乡，那就写反了；皇上造福来矣，而毛思义说不会来，立意固然不错，其实是假消息。那么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有没有说破皇帝没穿衣服的人？我在明朝找到了一个，他是巡按御史刘士元。

刘御史听说明武宗要来“帝幸河西务”，一路提前发布新闻：帝本鬼子进村啦。刘士元对皇帝身份独有认识，大家都说皇帝叫天子，“帝本天子”，刘士元说，错，皇帝是鬼子，帝本鬼子。皇帝进村，粮食吃光，金银抢光，妻女搞光。为了百姓不被三光，刘士元告示民间，村里有男壮劳力的，赶紧到外面去打工；家里有黄花闺女没嫁的，赶快找个人家嫁了；男人娶的媳妇比较漂亮的，赶紧挖地下室，挖不赢的，去做山顶洞人，“士元闻驾至，令民间尽嫁其女，藏匿妇人。”

明武宗要来搞亲民，自然按惯例，先遣侍官来指导地方做好接待工作。明武宗到刘士元那里，派的是锦衣卫黄勋，黄勋所到处，所见者，要美食没美食，要美女没美女，就向刘士元发脾气。黄指挥使是有脾气的人，没想到刘士元更有脾气，他一把抓住这个黄勋，按在地上一顿打：“帝幸河西务，指挥黄勋假供奉扰民，士元按之。”

刘御史暴打黄指挥使，观众看了，非常解气。对刘御史而言，却是要付出代价的。抗战片里，乡亲们抓住单个日本鬼子打了一顿，如果乡亲们不转移，那就要遭殃了；抗帝剧里，敢造起皇帝之反，那不是找死吗？日本鬼子进村，还有地方可转移，皇帝鬼子进村，普天之下皆为皇土，你往哪里转移？黄指挥使把刘御史抗命之事，添些油加些醋，向明武宗汇报了。明武宗天子一怒，就要伏尸，抓了刘士元来，脱了裤子，作死地打，“帝怒，命裸缚面讯之”。明武宗因为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根本没带刑具来，一时间找不到杀威棒，只折了干柳枝，打断一根又一根，“野次无杖，取生柳干痛笞之四十。”打了个“几死”，再解往京城，“囚槛车驰入京。并执知县曹俊等十余人，同系诏狱。”直到武宗死，“世宗立”，才“复故官”。

日本鬼子进村，帮着日本鬼子对同胞搞三光政策的，我们称其为汉奸，这也是有的，不是太多；而帝本鬼子进村，帮着帝本鬼子对民众搞三光政策的，姑且称其民奸吧，那可数不胜数了。不是民奸的，在明朝，扳着指头数，大概只有一个半，刘士元算一个，毛思义只能算半个。

案到头前打止数

明代的张差若不当上访户，还可在人间多活几年，好死不如赖活着。平心论，张差冤屈不深，他在山上打了些柴，打算挑到街上卖几个钱，买几包盐，玩几手牌；另外还刈了些茅草，上呢盖屋顶，下呢垫床铺，就这么一点生活期望。可能是曾跟邻居李自强、李万仓玩一毛钱的麻将，在桌上顶了几句，这两李放了把火，把张差的柴禾与茅草给烧了。张差先是跟二李吵，以一对不了双，有理碰上有力，



理何能胜力？理几乎从来都胜不了力，张差被打得七荤八素。张差气不过，到县衙击鼓鸣冤，县衙不立案。县衙有不立案的理，就为一捆柴草要扰乱县长喝酒跳舞搓麻将？县长便以浪费法律资源棍侯张差。县衙无理，却有力，民间之理从来就难胜官衙之力，县衙对刁民张差打棍子，屁股上给开了几朵红花，血染张差屁股风采。

张差坚信，下面虽好狠，上面定很好。张差不信邪，在阳春四月，他立志秋菊打官司，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告到天子，去争取冤案胜利，不信上面不给他伸冤。说不定上面发令下来，打二李屁股，更说不定还会打县长屁股的。张差爬山涉水，一路讨米，到了京城，迎面碰到两位公公，一个叫庞保，一个叫刘成。庞、刘看到张差脸含怒，眉含怨，一看就有冤屈，拉他到馆子里先大吃一顿，再给他一根枣木棍，给他指明伸冤路径，说，往南拐，过一门，往北走，再过一巷，往西转，到长安大街，往东门直闯进去，看到一位穿黄袍大褂的，就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你冤就百分百能申，而且一定给你 30 亩良田，有了良田，打牌可玩五毛钱的了，还可娶二奶玩小三了。

有这等事？张差猛喝一口，酒往胃下灌，恶向胆边生。张差头晕，刚来京都，哪记得了京都那么多弯弯道道？庞刘就在前面带领群众张差走，张差沿着庞刘指引的路线奋勇前进。到了东门，操起那根枣木棍，一路打杀，连连打伤了好几个黑衣公公，果见那有位着黄袍的小汉。张差举棍欲抡，却被闻声赶来的几位公公按倒在地，五花大绑了。

这就是轰动明朝的大案，叫挺击案。

这东门，是明神宗太子之东宫，那穿黄袍的汉子，则是明神宗集团第二梯队队长福王朱常洛。

接下来是审判，明政府动用了最高级的法律资源来审案。一堆柴草，政府不愿动用一点法律资源；一根棍子，政府却动用举国司法之力，其中道理是：民间吵架，关官府啥事；冲击官衙，关官衙大事。

初审下来，结案很快，巡按御史在上报的法律文书上给张差定性：“语言颠倒，形似疯狂。”没多大事，他是神经病，乱发神经。拉出去枪毙，着狗吃了。各位该干嘛还干嘛去。

眼看这么结案了，皇上也准备采信。半路却杀出了个王之案，王是刑部主事，

主管诏狱，是皇家监狱之监狱长。他觉得这案子实在蹊跷，单独提审张差，“本月十一日，散饭狱中，未至新犯张差。”看到张差长得虎背熊腰，立眉瞪眼，哪像神经病？“见其年壮力强，非疯癫人。”公设法堂，几乎审不出案子，王监狱长则私设法堂，始审张差。张差初招是：“告状着死撞进”；王监狱长上烙铁，张差招道：是我发神经，乱打人。王监狱长使了很多严刑，使了很多拷打，这张差还是不供。王监狱长便化复杂为简单：“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这威胁蛮管用。一个老挨饿的人，怕的就是饿啊。当初庞公公与刘公公对张差许诺，也是给饭吃，也是给生饭的良田，才让张差舍命的（民以食为天呐）。张差听了，问王监狱长：您这话当真？王监狱长说当真，“即置饭差前。”

张差有奶就是娘，有饭就是父母官。吃了这碗国家粮，张差竹筒倒豆子，全供了：“张差，小名张五儿，父张义，病故”，因与邻居打架，到京都来当上访户，刚到京城，碰上庞公公刘公公，“说事成与尔几亩地种。老公骑马，小的跟走。”先走到饭馆，“一老公与我饭”，对我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

王监狱长审得实情。原来是今上最爱的婆娘郑贵妃，要立己出当太子，神宗也是这意思。百官却不肯，百官要立朱常洛。皇上与百僚杠上了。正宫没偏房魅力大，老婆常比不上二奶枕边风猛。皇帝与二奶一边，太子与百僚一边，明朝为这事拔河拔了很多年，算百僚拔赢了，明神宗暂定了朱常洛当接班人。这让郑贵妃气歪鼻子，她想出了怪招，将太子朱常洛打发到地狱里去，看未来江山属于谁！于是叫庞刘等公公，到外面去寻职业杀手，庞刘两公公，找到了张差，发他一根枣木棍，付几亩良田当墓地，买凶张差。

监狱长审得实情，却不可宣判。哪有监狱审案的，得法院审。法院不再计甚成本了，再浪费司法资源，重新组织合议庭，阵容蛮强大的，派了胡士相、劳永嘉、赵全桢等七人任判官，庭长是陆梦龙。姓名籍贯，一路审问，程序走得不差，走到了实质处：“谁导入者？”张差直答：“大老公庞公，小老公刘公。”陆梦龙再问：“何为？”到东宫里来干甚？张差直答：“打小爷！”小爷者，太子也。问到此，案子背后的案子马上就将真相大白了啊，查出真凶，只差一句话了，宜将剩勇追穷寇。审判长陆梦龙惊堂木一拍：本案休庭！把桌子一推，“于是士相立推坐起”，陆审判长说：“此不可问矣！”脱了法袍往外走，“遂罢讯。”





马上要牵出关键人物了，这案子审不下去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案到头前打止数。许多案子审判流程都差不多，法官审啊审啊，罪犯供啊供啊，最后供到了大领导头上，法官也怕起来了。女人最厉害的招数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男人弄得啥脾气都没有；犯人招供最拿手的底牌是，一哭二扛三上吊，先是哭啼啼道冤枉，再是硬朗朗不认账，最后是上吊，将事情吊到领导头上去。张差要杀的是明神宗帝二代，一个打柴的，两个没根的，哪能犯如此冲天大案？

明朝这冲天大案，最后是怎么收梢的：明神宗叫郑贵妃到太子朱常洛那里去慰问压惊，慰问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显示明朝政府上面是不坏的，坏的是下面。明神宗最后做结案讲话：“止将本内有名人犯张差、庞保、刘成即时凌迟处死，其余不许波及无辜一人，以伤天何，以惊圣母神灵！”

张差临死前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天理何在？”张差能说这话，不用司法鉴定，他不是神经病；也不用智商测验，他脑筋有点不好使：天理不在，官理一直就那么在的嘛，他却看不清，神经不是太短路了吗？即使成功，庞刘等公公的许诺怕也是兑现不了的，那几亩地，肯定做不了他的良田，杀太子若成功，充其量能做他的墓地，可好好收尸；没成功，墓地都没有，只能尸横野外，着狗吃。

郭药师接待调查组

大宋帝国接到了很多实名举报信，说燕京军区司令郭药师与金国勾结得紧，叛国概率高达八九成，举报信署的名是燕京首席行政官裴度。宋徽宗开始没发脾气，只是将举报信压下了。裴市长没见回音，以为是秘书们不负责任，将他的举报信当一般人民来信处理，丢废纸篓，扔绞纸机了。裴市长鞠躬尽瘁举报不已，一封接一封飞报京都。其实秘书们很负责，每次来信都交了赵佶阅处，赵佶看得多了，很烦躁，他练书法练得起劲，他画花鸟画得有味，下面老是拿麻烦事来烦他，他哪有不发脾气的？赵首长打发太监喊来组织部，制作任命书，将裴市长调